

斥賣三十餘萬萬，以充官府用，減天下租稅之半。漢傳唐李錡反，兵敗伏誅，朝廷將贖其所沒家財送京，李絳奏言，贖家財皆刻剝六州之人所得，不如賜本道，代貧下戶今年租稅，憲宗從之。李絳傳以橫取於民者仍遺之民，此法最善。憲宗英主，其說易從，不謂桓帝先已行之也。後世有似此者，籍沒貪吏之財，以償民欠，籍沒權要之財，以補官虧，亦莫益之一術也。明臣王宗茂劾嚴嵩請歸其家以充邊軍之費。

### 79 清代文字

陽球奏罷鴻都文學畫像疏曰：「鴻都文學樂松、江覽等三十二人，皆出於微賤，附託權豪，或獻賦一篇，或鳥篆盈簡，而位升郎中，形圖丹青，亦有筆不點臆，辭不辨心，假手請字，妖僞百品，是以有識掩口。臣聞圖像之設，以昭勸戒，未有堅子小人，詐作文頌，而妄竊天官，垂像圖素者也。」可見臆白之徒，借實文字，僥倖仕進，漢時已然，毋怪後世士風之愈趨愈下也。

### 80 黨禁之起

漢末黨禁，雖起于甘陵南部，及宰脩、朱並之告許，桓帝初受學于甘陵閻福及即位，擢福為尚書，時同郡房陵有虛名，鄉人為之誦曰：「天下規矩房伯武，因師獲印國仲進。」三家賓客互相譏議，遂各樹門徒，自是有甘陵南部黨，黨論自此起。傳述事耳後。然其所由來已久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范曄謂桓、靈之間，主荒政廢，國命委於奄寺，士子羞與為伍，故匹夫抗憤，處士橫議，激揚聲名，互相題拂，品覈公卿，裁量國政，黨論傳誦自公卿以下，

皆折節下之。傳漢傳蓋東漢風氣，本以名行相尚，迨朝政日非，則清議益峻，號為正人者，指斥權奸，力持正論，由是其名益高，海內希風附響，惟恐不及，而為所貶謫者，怨刺骨，日思所以傾之，此黨禍之所

以愈烈也。今案漢末黨禁凡兩次。桓帝延熹九年，有善風角者張成，推占當有赦令，教其子殺人，河

南尹李膺捕之，果遇赦免，膺怒，竟考殺之。成弟子生脩。遂誣告膺善太學游士，交結生徒，誹詆朝廷，敗壞風俗。帝怒，下郡國逮捕，并遣使四出，繼德繼德繼德傳誦收執膺等二百餘人，誣為黨人，并下獄。次年，膺謂：「實武上表申理，始赦歸，仍書名王府，終身禁錮。此第一次黨禁也。自是正人放廢，海內共相

標榜，以實武、劉淑、陳蕃為三君。君者世所宗也。李膺、荀昱、杜密、王暢、劉祐、魏朗、趙典、朱寓為八俊，俊者人之英也。郭林宗、宗慈、巴肅、夏馥、范滂、尹勳、糜衍、羊陟為八顧，顧者能以德引人也。張

當誅，吾曹何罪，而當盡滅。因大呼曰：「陳蒨、陳武、秦皇太后，欲廢帝，乃夜召素所親中兵李、張亮等，獻血盟。」曹簡之、擁帝出御殿，閉諸禁門，使人守武。武不受盟，馳入步兵營，今日「中常侍反，盡乃者封侯。而王僧已領虎賁羽林等兵，出屯朱雀門，大呼賊所將兵士曰：『賊反，汝曹皆禁兵，何故隨之。』禁兵遂俱歸曹簡之，乃殺武、亮，并及陳蒨。然此猶曰：『靈帝非太后親子，故節等得挾帝以行事也。』至靈帝崩，何后臨朝，立子辯為帝，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，已奏誅宦官蹇碩，收其所領八校尉兵。是朝權兵權俱在進手，以此盡誅宦官，亦復何難，乃又為宦官張讓、段珪等所殺。靈帝崩，何后臨朝，立子辯為帝，后兄何進輔政，欲誅宦官，先奏何后，后不聽，乃謀召外兵以脅何后，何后乃悉罷諸常侍小黃門等。常侍張讓子婦，乃后甥也，讓對之叩頭曰：『老臣得罪，當與新婦同歸故里，但受恩深，欲一人見太后顏色，歸死無恨。』子婦言於何后，母傷腸，人白詔諸常侍皆入。而何進方奏誅宦官事，張讓、段珪等即殺之，于是張讓、段珪與亂盡殺宦官。是時軍士大變，袁紹、袁術、閔貢等因乘亂誅宦官二千餘人，無少長皆殺之，於是宦官之局始結，而國亦隨之亡矣。國家不能不用奄寺，而一用之，則其害如此。蓋地居禁密，日在人主耳目之前，本易窺嘖笑而售讒譏，人主不覺，意為之移。范滂傳論謂宦者「慚堯朝事，頗識典（物）」，故少主憑謹肅之庸，女君資出納之命。及其傳達於外，則手握王命，口銜天憲，莫能辨其真偽，故威力常在陰陽奧窔之間。迨勢倏既盛，官府內外悉受指揮，即親臣重臣竭智力以謀去之，而反為所噬。當其始，人主視之，不過供使令教勸走而已，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！

### 82 宦官之害民

漢及唐明三代，宦官之禍最烈，然亦有不同。唐明兩寺先嘗國而及於民，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。今就後漢書各傳摘敘之，可見其大概也。

劉瑜疏言中官邪孽，比肩裂土，皆競立子嗣，繼體傳祚，或乞子疏屬，或買兒市道。又廣娶妻室，增築第舍。民無罪而輒坐之，民有田而強奪之。貧困之民，有賣其首級，父兄相代殘身，妻孥相視分裂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皆虛以形勢，威奪良家婦女，閉之白首，而無配偶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唐衡五人，以誅梁冀功皆封侯。其後超死，四侯轉盛，民間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賢。」皆競起第宅，窮極壯麗，金銀屬珥施於犬馬，僕從皆乘牛車，從以列騎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唐衡五人，以誅梁冀功皆封侯。其後超死，四侯轉盛，民間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賢。」皆一所，田一百二十八頃，起立第宅十六區，皆有高樓池苑，制度宏深，僧類宮省。預作壽冢，石椁雙闕，高廣百尺。破人居室，發掘墳墓，虜奪良人，妻略婦女。為張儉所奏，覽遮截其章不得上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唐衡五人，以誅梁冀功皆封侯。其後超死，四侯轉盛，民間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賢。」皆宮室已盡焚毀，乃駐於忠故宅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唐衡五人，以誅梁冀功皆封侯。其後超死，四侯轉盛，民間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賢。」皆以葬帝王，宅可以居帝王，別宅又可以居牧伯，其壯麗可知也。張讓說靈帝修宮室，發太原、河東，欲道諸郡材木文石，每州郡都送至京，輒詞禮不中用，以賤價折之，十不酬一，又不即收，材木遂至腐爛。州郡復增私調，百姓嗟怨。漢左雄疏言，宦豎盈朝，重封累爵，明珠南金之寶，充滿其室。唐衡五人，以誅梁冀功皆封侯。其後超死，四侯轉盛，民間語曰：「左回天，具獨坐，徐臥虎，唐兩賢。」皆仕之，惟徵辟察舉二事，宦官既據權要，則徵辟察舉者，無不望風迎附，非其子弟，即其親知，并有賂宦官以輟轉干請者。審忠疏言，宦官勢盛，州郡牧守承順風旨，辟召選舉，釋賢取愚。曹節傳李固疏云，

中常侍在日月之旁，形勢振天下，子弟祿位曾無限極，雖外託謙默，不干州郡，而諂諛之徒，望風進舉。傳朱穆疏言，宦官子弟親戚，並荷榮任，凶狡無行之徒，媚以求官，恃勢怙寵之輩，漁食百姓，窮破天下，空竭小人。傳河南尹田歆謂王湛曰：「今當舉六孝廉，多貴戚書命，不得違。欲自用一名士，以報國。」乃以仲屬應詔。傳六孝廉只用一真才，已為美談，則入仕者皆奄黨可知也。靈帝詔公卿刺舉二千石為民害者，大尉許儼、司空張濟，凡內官子弟賓客，雖貪污穢濁，不敢問，而虛糾遠小郡清修有惠政者二十六人。傳則關黨人仕者，莫敢黜革，可知也夫。是以天下任官無一非宦官之兄弟姻戚，窮暴極毒，莫敢誰何。如單超弟安為河東太守，弟子匡為濟陰太守，徐璜弟盛為河內太守，左悺弟敏為陳留太守，具瑗兄恭為沛相，皆所在蠶害。璜兄子宣為下邳令，暴虐尤甚，求故汝南太守李膺女不得，則劫取以歸，戲射殺之。傳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，吏民有豐富者，輒誣以大逆，皆誅滅之，而没人其財以償計。傳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，嘗中五伯妻美，破石求之，五伯不敢拒，妻不肯行，遂自殺。傳此又宦官子弟賓客之肆為民害，可類推也。由是流毒遍天下，黃巾賊張角等，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。

### 83 漢末諸臣初治宦官

東漢末，宦官之惡遍天下，然臣僚中尚有能秉正嫉邪，力與之為難者。楊秉為太尉時，宦官任人及子弟為官，布滿天下，競為貪淫，朝野嗟怨。秉與司空周景劾奏收守以下，匈奴中郎將燕瑗、青州刺史

羊亮、遼東太守孫朗等五十餘人，或死或免，遂連及中常侍侯覽、具瑗等，皆坐黜，天下肅然。秉又奏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，暴虐一州，乃檻車徵參詣廷尉，參懼自殺，妻并劾奏覽。桓帝詔問公府，外職而奏劾近官，有何典故，秉以申屠嘉召詣鄧通事為對。帝不得已，乃免覽官。秉李膺為司隸校尉，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，貪殘無道，懼膺按問，逃還京師，匿議家，藏於舍柱中。膺知狀，率將吏破柱取朔，付洛陽獄，受辭畢，即殺之。傳韓演為司隸校尉，奏中常侍左悺罪，並及其兄太僕稱，請託州郡，賓客放縱，侵犯吏民，悺、稱皆自殺。傳陽球為司隸校尉，奏中常侍王甫、淳于登及子弟為守令者，姦猾縱恣，罪合滅族，大尉段熲、阿附侯恂、宜并誅。乃悉收甫、熲等，及甫子永樂，少府蒯、沛相吉。球自臨考，五善備至。蒯曰：「父子既當併誅，乞少寬楚毒，假借老父。」球曰：「死不塞責，乃欲求假借耶。」蒯乃大罵，球使塞蒯口，捶朴交下，父子悉死杖下，熲亦自殺。球乃磔甫屍於城門，盡没人其財產，妻子皆徙比景。傳此廷臣之初治宦官者也。杜密為太山太守，北海相，凡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，輒案捕之。密劉祐為河東太守，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，祐黜其權強，平理冤結。中常侍管霸，用事於內，占天下良田美宅，祐悉没入之。傳蔡衍為冀州刺史，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，祐收其齋書人案之。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贓罪，鼎乃中常侍曹騰之弟也。傳朱穆為冀州刺史，宦官趙忠葬父，僧用瑾瑗玉匣，穆聞之，下郡案驗。吏畏穆，乃發墓剖棺，陳尸出之，而收其家屬。傳山陽太守翟超没人中常侍侯覽財產。小黃門趙津及南陽大猾張汜等，恃中官勢犯法，二郡太守劉瓛、成瑨，考按其罪，雖經赦令，竟考殺之。傳王宏為弘農太守，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，雖二千石亦考殺之，凡數十人。王允傳陳翔

爲揚州刺史，劾奏豫章太守王永，吳郡太守徐參，在職貪穢，皆中官親黨也。（綱）范康爲太山太守，時張儉殺陵寢母，按其宗黨賓客，或有逃入大山界者，康皆收捕無遺脫。（漢）黃浮爲東海相，有中常侍徐璜兄弟子宣爲下邳令，肆貪暴，浮乃收宣及家屬，無少長皆考之。據吏固爭，浮曰：「宣國賊，今日殺之，明日坐死不恨。」即殺宣，暴其尸於市。（單）趙超（荀）昱爲沛相，荀昱爲廣陵太守，志除宦官，其支黨有在二郡者，纖非必誅。（增）趙超（史）明爲平原相，當舉孝廉，侯覽遺諸生齋書請之，（明）即鑿殺齋書者。（彌）據此外條之劾治宦官也。甚至朱震爲州從事，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，并連匡兄中常侍單超，遂收匡下廷尉。（陳）張儉爲東部督郵，奏侯覽及其母罪惡，覽遮截其章不得上。儉遂破覽家，籍沒貲財，具奏其罪狀。（儉）及覽傳此又小臣之劾治宦官者也。蓋其時宦官之爲民害最烈，天下無不欲食其肉，而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，故各奮死與之搏拏，雖湛宗滅族，有不顧焉。至唐則僅有一劉蕡，對策懇切言之。明則劉瑾時，僅有韓文、蔣欽等數人，魏忠賢時，僅有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繆昌期、李應昇、周順昌等數人，其餘乾兒義子，建生祠頌九千歲者，且過於搢紳，此亦可以觀世變也。

### 84 宦官亦有賢者

後漢宦官之貪惡肆橫，固已十人而九，然其中亦間有清慎自守者，不可一概抹煞也。鄭操謹敏有心，和帝初，竇太后秉政，其兄憲爲大將軍，竊威權，朝臣莫不附之，衆獨乃心王室，憲兄弟謀不軌，衆與帝定策誅之。（續）蔡倫在和帝時，預參帷幄，盡心敦慎，匡弼得失。每休沐，輒閉門謝客。爲尚方令，監

作器械，莫不精工。創意用樹膚、麻頭、敝布、魚網以爲紙，天下稱蔡侯紙。又典東觀，校讐經傳。（續）安帝聽宦官李閭、江京、劉安、陳達等譖，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，帝崩，太子不得立。閭后立北鄉侯懿，未幾薨，后與兄顯又欲援立外藩，宦官孫程不平，乃與王康等十九人歃血盟，迎立濟陰王，先斬江京、劉安、陳達，并閭顯及其弟景，遷閭后於別宮，於是濟陰王即位，是爲順帝。後司隸校尉虞詡劾奏宦官，自詣廷尉，宦官張防等臨考，一日中傳考四獄，必欲殺詡。程上殿陳詡之寃，時防在帝後，程叱曰：「賊臣張防，何不下殿！」防走入東廂，程勸帝急收防，毋令求請，防乃徙邊。（續）良質清儉退厚，詔九卿舉武猛，賞獨無所舉。帝問之曰：「臣生長深宮，未嘗有過，所進達皆海內名人。有蜀郡守遣人賂騰，刺匪擊伊辱，故不敢也。」（續）曹騰在省闈三十餘年，未嘗有過，所進達皆海內名人。有蜀郡守遣人賂騰，刺史种暠搜得其書幣奏之，并劾騰。帝以書自外來，非騰之過，事遂寢。騰反稱种暠爲能吏。後暠爲司徒，嘗曰：「我爲公，曹常侍力也。」（續）呂強盡忠奉公，上疏力陳宦官之亂政，及後宮錄女之多，河間解續館不宜築，蔡邕對策切直，不宜罪，郡國貢獻，不宜索導行費。又有宦官丁廡、徐衍、郭舉、李巡、趙祐五人，亦皆清忠。巡請刻五經于石，卽蔡邕所書也。祐博學多覽，著作諸儒稱之。又吳伉博達奉公，知不見用，常託病從容養志。此皆漢宦官之賢者，可與北魏之仇洛濟、王琬、趙黑，北齊之田敬宣，唐之俱文珍、張承業，明之覃吉、王承恩並觀也。